

(上接 B15 版)

准确的说法,应是1950年5月1日上午,解放军占领北黎、八所,至此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把4月30日解放榆林、三亚、北黎作为解放海南战役结束的“终止点”,这是从大的战役发展结果而论,实际上在北黎之后还有攻占八所的战事,而此战事发生于5月1日。但就是“新华社海口(5月)十四日电”,题《解放海南岛经过》也不提解放八所的战事:“人民解放军自四月十七日在琼北敌前胜利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三亚、榆林、北黎为止,历时不足半月,即彻底粉碎匪海陆空军的立体防御与点线纵深防御,解放琼崖全岛,胜利地结束了海南战役,完成了解放中南全境的光荣任务。”

而43军军长李作鹏的《四十三军司令部:解放海南岛本军渡海作战经验总结报告》(1950年6月10日)在总结该军的“岛上追击作战”时说:“我一二九师主力及三八〇团,于登陆后即登迈,那大迅速向八所、北黎猛追急进,同样于五月一日晨赶到指定地区,抓住未及登轮之敌四个团,经数小时激战,即分别予以歼灭;俘敌三千余,逼敌下海淹死者不下数百之多,至此全岛宣告解放。”

八所之战,据43军侯裕舜的《向八所港急进——45年前的日记摘抄》5月1日于八所港的内容,就记录了解放海南战役最后的零星战斗:“清晨7时多,八所方向打响,我团迅速奔赴八所,一时抵达八所港码头,敌轮船正仓惶升火,企图逃窜。这是海南西部最大港口,石碌铁矿由此出口,有小火车通石碌。敌六十二军3个师一个教导团集中在八所和北黎。我三八五团主攻八所,三八七团主攻北黎,9时解决战斗,击毙敌人甚多,光拥挤在跳板上向船上逃命跌入海中淹死的即有500余人,部分人登船逃跑。我俘敌2000余人。我被分配管100多俘虏。缴获战利品甚多,都是敌人来不及装船留在码头上的。”“今天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际劳动节,我军以解放八所和海南全岛的胜利,向这个伟大的节日献礼。我们吃上了敌人从台湾运来的大米和罐头,庆祝节日和胜利。”

43军129师政治部《勇士》报记者陈岳起的《北黎、八所之战》(载1950年5月30日《连队生活》)也这样写:“一阵激烈的枪炮声震破了黑夜的安静,勇士们摆脱了七天来的饥饿和疲倦,暴风似的冲进小岭”,“敌人驻小岭的一个团部两个营全部被歼灭了。部队马上分成三路向北黎、八所、八所港急进,守在这三处的敌人是薛岳嫡系所谓‘能打’的二八六师(其八五七团已在小岭被歼)及九十师一个团,他们是奉了薛岳的指令掩护残敌从海上逃命的。小岭的枪声一响,他们慌了,万想不到解放军会来得这样快,于是一面布置逃跑,一面组织抵抗。”“就这样在猛打猛冲迅速勇敢的一个小时中,北黎、八所、小岭的敌人被歼了,胜利品堆满了八所码头。同时,敌人想在三个小时内破坏八所发电厂和石碌铁矿的阴谋也变成泡影。百多个工人带着欢欣的面孔,从监牢里跑出来和勇士们亲热的握着手。第二天晚上,全港的电灯亮了,并在广播中听到海南岛全部解放的消息,勇士们像忘了前天的激战,跑着唱着,都说:‘海南纪念章保证戴上了!’”

在43军《渡海功臣纪念册》中,记载着很多攻占小岭、八所等的事迹,如第129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唐正则写的《攻得勇猛守得顽强》写激战八所海边的情景:“小岭突破之后,部队扑面的压上来,敌人再不能支持了,纷纷向八所港撤退,企图登船逃跑。”侯东写的《孤胆勇士战八所——记副班长侯礼立功事迹》说:“第一二九师三八七团八连六班副侯礼同志,在追赶从八所逃往海面敌人的战斗中,他只身一人插入敌群,俘敌60余人,起很大的作用。战评会上,大家同意给他记两大功。”

随着中路军43军129师和127师380团,于4月30日24时进至八所港以东地区,歼灭国民党军286师2个营,5月1日于小岭、八所、北黎、十所全歼286师,俘2500人,毙1000余人,并缴获军舰1艘,至此中路追击部队占领了琼西重要港口北黎、八所。5月1日,北黎、八所两港已被中路追击部队解放,解放海南岛战役也由此宣告胜利结束。

至于40军西路追海上逃跑之敌,未竟全功。《第四野战军战史》记:“西路军以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1个加强营,乘机帆船沿近海向北黎、八所追击。”“西路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1个加强营和琼崖纵队第一总队一部,乘15只帆船由近海向北黎、八所追击,但受大风大浪影响未能按计划赶到目的地。5月1日,北黎、八所两港已被中路追击部队解放。”“至此,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也这样写解放军“西路”的追击:“兵团前指得悉,西部有一部分逃跑之敌,乘机帆船向八所方向逃窜。即令40军118师师部在那大市的1个加强营,迅速赶上洋浦港,乘15只帆船,沿西海岸近海航行,向北黎、八所追击从海上逃跑之敌。当乘船追击部队航行至海头后,遇到强大的南风,海上风大浪也高,我船队在逆风中,只有落帆航行,但因机器马力



解码解放海南

海南岛解放了。但海南之战到底歼敌多少,我军伤亡多少,各种说法也不尽相同。

不大,冲破不了逆风大浪,无法航行前进。”“兵团指挥所收到40军转来的电报后,即令该加强营停止海上追击,从海头港登岸。该营在追击逃敌中,亦少有缴获。”

毛泽东电贺海南岛全部解放

先是4月28日,毛泽东要求胡乔木起草祝贺海南岛解放的信:“乔木同志: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胡乔木很快草就一封贺电呈毛泽东审批。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播发电了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及广东前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冯白驹诸同志和参加海南岛战役全体军民的贺电,祝贺海南岛全部解放。贺电称:“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岛人民协助之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长期奋斗的琼崖军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仅仅是“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为解放台湾、西藏”而奋斗,我们便能领略毛泽东对海南岛全岛胜利解放的喜悦心情。

而在海南岛解放的当天(5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及政治委员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参谋长赵尔陆,政治部主任陶铸已经从武汉发出《告海南岛上全体指战员书》,当中连用五个“你们的胜利”,使此文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你们的胜利,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全国人民都为你们的胜利欢呼。由于你们的胜利,使我国南部边疆从此得到了安全的保障,使中南全区从此全面进入和平建设。你们的胜利给解放台湾和进攻一切岛屿的友军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并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你们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残余所吹嘘的海上天堑,以及在美国帝国主义帮助下盘踞孤岛,对我国大陆进行封锁、轰炸,支持内地土匪、特务进行破坏,并幻想着有一天会‘反攻大陆’等等从此破灭了。中国人民是胜利了,是永远地胜利了。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任何反动力量所阻拦不了的。”

5月1日,林彪在武汉还以他个人名义发布命令,要中南全区庆祝海南岛解放,对这一伟大胜利展开宣传,并对解放军进行慰问。

同日林彪又以他个人名义发布命令,颁发解放华中中南纪念章:“中南军政委员会,鉴于我第四野战军自南下以来,渡长江,出洞庭,创白匪主力于湖南,歼残匪全部于粤桂,时仅半载,消灭敌军百数十万,使中南大陆得以解放,为着褒奖我英勇无比和艰辛备尝之全体指战员同志们不朽功业,曾决定颁发解放华中中南纪念章。现在我渡海作战部队,又横跨海峡,直指琼崖,经过激烈血战,歼灭岛上残匪,使海南岛业已宣告解放,并从而使我中南地区全境解放,使我一亿四千万英勇勤劳之中南人民得以从此进入全国和平建设之新历史时期。值此欢庆中南全境解放之际,特此正式发布命令颁发该纪念章,赠予有功于中南解放之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及后勤工作人员与支援前线有功之地方工作人员,以彰其功,并传于永久。”

解放海南岛战役战绩公报

新华社汉口5月14日电,此电据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发布的战绩公报称,解放海南岛战役歼敌三万余人:“我军一部在琼崖纵队直接配合下,在中南区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以分批潜渡及大举敌前登陆的作战方式,发起肃清琼崖残匪的作战,于半个月(自四月十七日我军在琼北大规模登陆至四月三十日解放北黎港为止)迅速粉碎了敌军的一切抵抗,全部解放海南岛。妄图依恃美援、窃据海岛进行顽抗的国民党残匪胡吹嘘的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海南防线固若金汤’等神话已完全归于幻灭。此次作战中残匪除一部由海上逃走外,被歼于岛上者共三万余人。这一重大的打击,粉碎了残匪企图以台湾、舟山、金门的作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报道还说,此役歼敌三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名,另溺毙千名以上。但是,这个报道中,没有解放军伤亡的人数。

海南岛解放了。但海南之战到底歼敌多少,我军伤亡多少,各种说法也不尽相同。《四野司令部:四十三、四十军渡海作战战绩(1950年5月8日)》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两军共歼敌三万一千余人。在我猛追中,溃散之敌,则无法统计。敌人乘舰撤走

者约四、五万人。”《四野司令部:琼岛战绩初步统计(1950年5月20日)》:“歼敌统计:据初步统计,共歼敌三万一千八百八十四名。其中毙伤敌五千四百一十五名,溺毙敌约一千名,俘敌二万三千八百八十五名,敌投降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又说:“总共我伤亡人员四千五百三十八名。”《第四野战军战史》中记载:渡海登陆战役,自1950年3月5日开始,至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历时58天,共歼国民党军五个师九个团,计3.3万人。其中俘24890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四架,坦克和装甲车七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四架,击沉军舰一艘、击伤五艘。渡海作战兵团伤亡、失散共4500余人。

杨迪在《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专门写“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战果和我军伤亡损失情况”,他依据手中保存的1962年9月12日广州军区编写的《海南战役》(审修稿),海南战役歼敌和主要缴获统计:解放海南岛战役,共歼灭敌人51148人,其中毙伤敌5679人,俘敌24885人,敌投降1584人,敌淹死1000人,收容溃散敌18000人。他认为,四野战史中写的“共歼国民党军五个师九个团,计3.3万人。其中俘敌24890人”,只写歼敌3.3人,估计可能是没有将我军收容的溃散之敌18000人加在内。

他说:“不少写史、写回忆录的作者,对我军的伤亡损失,总是不愿详细写出来。我认为每一次战役既有战绩,又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还是将自己知道的渡海登陆海南岛作战中,我军伤亡、损失的详细数字写出来。根据1962年9月12日广州军区所写《海南战役》的资料:我军共伤亡、损失4611名,其中负伤3016名(内有团级干部五、营级干部20),阵亡820名(内有师级干部一,团级干部三,营级干部四),溺水牺牲416名,被俘285名,失踪74名。阵亡820名与溺水牺牲416名两组数字相加,共牺牲1236名。以广州军区1962年《海南战役》的统计数字计算,43军的伤亡数占渡海登陆战役我军伤亡、损失总数的70%。以四野战史统计数字计算,43军则占伤亡、损失总数的71.5%。

作者还指出:“现在写史的同志,没有经历过渡海战役。因此,在统计伤亡数字时,疏忽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没有明确统计出溺死在海中的烈士,而写成失去联络。这样,使现在不了解情况的读者,就会要问:好几百人失去联络,海南岛解放后,怎么没有一个人回来,或派人去找回来呢?读者朋友呵!我要告诉你,这几百名烈士已被大海吞没,是回不来了,连尸骨都找不回来安葬。”而“迅速解放海南岛我军付出4611名伤亡的代价,我认为是很值得的。特别是我军迅速解放了偌大的一个战略价值与战略地位很重要的我国第二大岛屿。这次战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很特殊的渡海作战。我军的伤亡,比原来预想的要小得多。我军付出的伤亡代价,与歼灭敌人人数相比较,只占歼敌数8%。”

现在矗立在海口市人民公园内的海南革命烈士纪念碑,正面这样镌刻着朱德总司令为纪念碑亲笔题写的碑文:“长期坚持琼岛革命斗争和渡海作战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你们的英雄行为对解放琼岛和全中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烈士们的功绩永垂不朽!”

解放海南岛战役,由于参战的部队番号众多、将领众多、战事的节点众多,其间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以及最初的运筹与战争的实际发展变化多,再加上人世事的沉浮,这使得要完整准确叙述其过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限于篇幅,本文的叙述只是围绕帷幄运筹、四次偷渡、大举登陆、三路追击这些最重要的战争环节来铺陈,以至于其它很多重要的内容,像思想动员、海上训练以及广东军民的支前、海南军民的接应等,都无法完整呈现。前者诠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永恒精神,后者放大“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光芒。再如,薛岳的海南防卫部署及情报的外泄,国民党军的阵前起义,国民党军“撤退”海南的原因与经过,也由于叙述的冗长而不得不舍弃。

本文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内注明者外,主要来自:《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东北到海南岛》续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琼岛星火》创刊号(海南解放三十周年专刊,琼岛星火编辑部编,1980年版);《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纪念海南解放四十周年》(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琼崖解放战争史料选编》(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年版)等等。

附记